

盛唐 诗



Stephen Owen [美] 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盛 唐 诗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Stephen Owen

[美] 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唐诗/(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ISBN 7-108-02166-8

I. 盛… II. ①宇… ②贾…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337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 数 250 千字 图字 01-2004-4918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宇文所安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为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

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新。

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

2004年8月

盛唐年表

(包括重要年号)

中宗	705-710
睿宗	710-712
玄宗	712-756
开元	713-741
天宝	742-755
肃宗	756-762
代宗	762-779
大历	766-779
德宗	779-805

导 言

中国的批评家在划分文学史时期时，通常采用年号、朝代的名称，或诸如“初”、“中”、“晚”等朝代细分期名称。可是，当他们回顾唐代时，却将一个源于植物生长周期的新名称插入“初唐”和“中唐”之间。这一名称的采用，是文学史家超出平常的冷静而惊叹不已的表现：“盛唐”——“唐朝的黄金时代”，没有一个朝代的诗歌曾经如此称呼。在后世读者看来，以玄宗朝为中心的这一时代，闪耀着独一无二、辉煌壮丽的光彩，是文化繁盛和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他们的敬畏是有道理的：至少三位伟大诗人和十余位重要诗人的作品流光漾彩，使得任何读者都无法忽视。然而，这种特别的光彩也遮盖了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庐山真面目：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如同雨后太阳突现，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现一样迅速，留下后来的时代为获取其余辉而努力奋斗。

将盛唐看成中国诗歌顶峰的信念，出现于九世纪，发展于宋代，牢固地植根于所有后来者的心中。后代诗人面对盛唐的璀璨光辉，悲叹自己的黯淡

晦昧。他们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它，就是激烈地反叛它，声称将忽视它，并按照自己的内在本性的要求自由地抒写。但是在中国诗歌史上，盛唐始终保持着其固定不变的中心位置，规定着所有后代诗人的地位。

如果我们想对这一时代及其诗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就必须将这种辉煌绚丽的神话撇在一旁。王维的一些诗篇蕴含着一种寓意：山寺的自然美的存在，是为了将访寺者引向隐藏在诱人外表后面的真理（见第四章）。与此相似，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也不是其本身的目标，而是为了诱使人们进入这一时代并认识其真实本质。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切断了，一系列简单化的、陈旧的词语被用来描绘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

要坚持盛唐是诗歌黄金时代的神话，就必须对三个重要方面加以注意。首先，不能将这一时代等同于李白和杜甫，两位被后代读者看成是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诗人。文学史并不能包括主要天才的全部，较为谨慎的做法是将天才安置于其基本背景之下。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于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王维和孟浩然由于对隐逸主题的共同爱好而经常被后代读者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时诗坛的背景却表明这两位诗人相去甚远，他们在诗歌修养、感觉及才性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

其次是关于时代风格的一般问题。保守的文学史家幻想时代风格是一种完全一致的实体，具有方便的固定年代。另外一些人则不相信任何时代的标志，认为其中存在着不利于真正的诗歌鉴赏的东西。但时代风格是实际存在的：没有一位敏感的中文诗或英文诗读者，能够摆脱语言、风格及文学背景所体现的历史感，这是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令人愉悦的组成部分。然而，时代风格又是无形的、多侧面的、相互渗透的实体，并不容易界定。它们在分界处体现得最明显：新的观念、有影响的诗人或各种再发现能够在短短几年的过程中引起诗歌的普遍变化。这些分界线是高度渗透的：新风格的起源和旧风格的延续在这里最清晰地显现。大约在715年至725年间初具规模的盛唐诗，显然衍生于初唐风格；同时，这一期间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正是基于许多初唐诗人对自己时代诗歌的不满。在分界线的另一端，盛唐最后一位主要天才杜甫去世后，盛唐风格仍余音不绝。直到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复古的关注重新兴起，这才真正进入了中唐。^①但这一分界线决不是绝对的：保守的诗人继续写着王昌龄风格的边塞诗，而激进的革新者在形成新诗歌的同时，仍然盯着李白和杜甫。

其三，盛唐神话的最严重危险是被切断其内在发展历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盛唐诗的丰富多彩一部分确实是由于诗人个性的不同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却是七十多年历程中文学发展演变的结果。成熟于八世纪二十年代的诗人对于诗歌和诗歌传统的观念，与成熟于八世纪四十年代

^① 大多数传统文学史家都认为中唐始于杜甫去世后或稍前。紧接安禄山叛乱之后，虽然这种划分有效地将盛唐大诗人与其较不重要的继承者分离开来，并确实与某些政治变化相一致，但八世纪后期的诗人基本上仍保留在其前辈的风格和主题范围内。“盛唐”用在这本书中，只是作为时代风格的方便术语，而不是只包括这一时代风格的“高峰”的评价性称呼。

的诗人是迥然不同的。在八世纪二十年代，诗歌是一种优美圆熟的技巧，从理论上说可以用来激发深刻的道德和文化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几世纪以来没有出现过无可争议的大诗人，这就给天才的出现留下了宽广的空间。而成熟于八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却面对着二十年来所创造的宏丽遗产。因此，杜甫面对其直接先驱者的特殊体验，是年辈较早的孟浩然从未有过的。

除了单纯的描述职责，文学史还应当研究诗歌的各种标准和变化过程。我不打算用一系列新特征来界定时代风格，而是设立几个普遍性的关注范畴，以之贯穿整部书。这些关注范畴大致地将盛唐与其前后的时期区别开来，同时又容纳各种促使盛唐风格多样化的个性反应。

盛唐诗由一种我们称之为“京城诗”的现象所主宰，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诗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却具有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京城诗涉及京城上流社会所创作和欣赏的社交诗和应景诗的各种准则。八世纪各个大家族的成员在京城诗的实践者和接受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诗人们主要依靠他们而“闻名当世”。京城诗最喜欢采用格律诗的形式（虽然某些场合也需要其他形式）。随着各种弃世的高尚主题被改善为对美妙的田园风光的向往，我们在京城诗中发现了对于佛教和隐逸主题的特殊兴趣。京城诗虽然不像宫廷诗那样受到严格的规范限制，我们在其中仍然看到了诗体和题材规范的强烈意识。与宫廷诗一样，京城诗很少被看成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是主要被当作一种社会实践；人际关系和诗歌关系的网，将中宗朝的宫廷诗人与受帝王青睐的《御览诗》（九世纪初的选集）诗人连接了起来。这种社交关系的网清楚地显现在应景诗的交流，而此类诗无例外地构成京城诗人集子的很大部分。

尽管京城诗人有着社会声望和影响，但这一时代最伟大的诗歌却是由京

城外部的诗人写出来的，其中只有王维是值得注意的例外。王维同时处于京城诗及其变体的顶峰：他既按照京城诗的规则创作，又超越了这些规则。从九世纪起，李白和杜甫占据了读者的想像中心，但是在八世纪后半叶，王维的诗歌声音久久地萦绕于次要诗人的作品中。盛唐其他大诗人孟浩然、高适、王昌龄、李白、岑参、杜甫、韦应物等，由于社会地位、历史处境或个人气质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京城诗的世界。有些诗人向往京城诗，有些诗人反对京城诗，但正是在京城诗背景的衬托下，他们成了真正具有个人风格的诗人。

这正是盛唐伟大成就的部分原因：盛唐既拥有单独的、统一的美学标准，又允许诗人充分自由地发挥个性才能，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宫廷诗的时代也拥有统一的诗歌标准，但这一标准过度僵化，限制了诗歌的特性，连庾信那样的天才诗人，也为其严格的修饰法则所束缚。而另一方面，在九世纪及后来的时代，虽然有着众多的美学标准，却没有一个能够单独成为社会认可的全面权威。

与这种统一的美学标准和个性才能之间的平衡相关，诗歌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京城诗代表了将诗歌看成社交活动的观念，其根源出自宫廷诗传统；另一种观念则将诗歌看成超脱社交场合的属于文化和个人范围的艺术，这两种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转换。盛唐应景诗人写诗时，一只眼盯着后代人，另一只眼盯着诗歌的接受者。中国的应景诗即使到了今天还有生命力，但是在盛唐之后，大诗人的眼光越来越专注于后代人。诗人们开始准备和编辑自己的集子，每一首应景诗在诗歌传统的完整背景下较为妥帖地安置了下来。中国诗歌这种向着自觉艺术形式的缓慢转变，并没有妨碍产生与盛唐同样优秀的诗篇，但我们可以感觉到，盛唐诗较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社会背景的

现实世界。此外，宫廷诗遗留下来的对于技巧的极端重视，确实促使一些小诗人写出了不少出色的诗篇。作为对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宋代的小诗人，他们写一些只符合韵律而不考虑美学标准的诗，拙劣得不堪卒读。应景诗不再是社交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一种令人愉悦的、审美的消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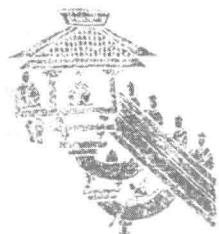
盛唐时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即对诗歌传统的“重新发现”，以及伴之而来的诗人们的激情。六七世纪的诗人们虽然也意识到了诗歌传统，但是他们往往将它看成是精致的人工制品，而诗歌的现实社交要求要迫切得多。宋之问在颂扬皇帝出访贵族别墅时，决不会由于为陶潜风格所吸引，或认为这一风格可以产生伟大的诗歌，就去模仿它。而盛唐诗人却迅速地、连续地从过去时代里找出各种风格和诗人，使他们成为整整十年或单独一首诗的潜在中心。阮籍、陶潜、司马相如、庾信、谢灵运及其他人，在几十年的历程中先后起落。这种重新发现诗歌传统的激情一直持续到中唐，但是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诗歌传统变成了当代诗歌的一个陈熟部分，变成了一组供人取用、模仿或重新组合的风格。陈熟化所带来的不是轻视而是局限，于是文学传统成了真正的负担，不再是解放的手段。

盛唐的头几十年本身很快就成为一个负担沉重的文学传统。在八世纪五十年代，诗人们已经以渴慕的目光回瞻开元和天宝前期，先是将其看成一个失落的文化和社会的鼎盛时代，随即又看成一个消逝的文学繁盛时代。盛唐神话几乎紧跟着安禄山叛乱而开始出现，此次战乱标志着天宝盛世和文学繁荣的结束。这一神话是由杜甫、韦应物这些诗人自觉地构造出来的，也是由感伤而守旧的后期京城诗人不自觉地构造出来的。中唐诗人所受盛唐神话的影响，并不比后期京城诗人少，但是他们与这些直接前辈的不同在于，他们

带头对盛唐的伟大成就作了创造性的重新阐释，而这种阐释此后持续不断，连绵长久。

我试图尽可能使这部著作自我包容，但是由于它以《初唐诗》（纽黑文：耶鲁，1977）为基础，所以两部书最好连续阅读。这部书所采用的格式与《初唐诗》基本相同。引诗都标上《唐代的诗篇》中的编码数字。^① 凡有可用的校注本，我都予以采用；否则就在最早的文本中选择。

^① 平冈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编，《唐代的诗篇》（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4-1965）。此书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译者注



目 录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宇文所安 1

盛唐年表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盛唐的开始和第一代诗人

第一章 初唐和盛唐 3

第二章 过渡时期的诗人 12

第三章 社会背景 22

第四章 王维：简朴的技巧 32

第五章 第一代：开元时期的京城诗人 63

崔颢 72

储光羲 76

第六章 孟浩然：超越典雅的自由 86

常建 108

第七章 王昌龄和李颀：京城诗的新趣味 111

第八章 李白：天才的新观念	130
吴筠	169
第九章 高适	172
第二部分 “后生”：盛唐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引子	191
第十章 岑参：追求奇异	194
第十一章 杜甫	209
第十二章 复古的复兴：元结、《箠中集》 及儒士	255
《箠中集》诗人	269
儒士	275
第十三章 开元、天宝时期的次要诗人	279
第十四章 八世纪后期的京城诗传统	285
第十五章 东南地区的文学活动	318
诗僧	319
皎然	325
联句诗	334
顾况	337
第十六章 韦应物：盛唐的挽歌	343
译后记	359

第一部分

盛唐的开始和 第一代诗人
